执行主编：张天龙 责任编辑：郑璐 电话：(0451)84612073 E-mail:zhenglu59@163.com

吴印咸：让珍贵历史瞬间永远定格



吴印咸

1900—1994

江苏宿迁人

摄影家

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宿迁沭阳县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吴印咸用电影摄影、照相摄影等手段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大量重要的历史场景，在中国电影史、摄影史上写下了杰出篇章。他被誉为红色摄影大师、一代摄影宗师、中国摄影之父。

当年购买二手相机自学摄影

吴印咸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吴铁秋是沭阳的教育家，吴印咸就是在父亲的学堂里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

1916年，他考入了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他半天学文化知识，半天当织毯工。因自幼喜爱绘画、书法、篆刻，他工作之余常常收集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图案，尝试自己设计线毯图案，获得了厂方的认可与市场的欢迎。他18岁毕业后被留在厂里，半天教授图画课，半天设计线毯图案，并自修了中学的全部课程，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文化基础。

19岁的吴印咸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考取了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他一边学画，一边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用3块银元在旧货摊上买了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照相机，自学摄影。

1922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吴印咸返回沭阳，任美术教师。

吴印咸1927年离开沭阳，到上海谋生。1928-1929年，他在上海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照相布景。1930-1931年，他担任红灯照相馆摄影师。1932-1933年，经好友许幸之介绍，他担任天一影片公司布景师，首次接触电影艺术。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摄影学校，吴印咸想到了一个速成的办法，那就是去看别人怎么拍电影，他白天给电影摄制组画布景，晚上就跟着摄影师边观察、边学习。一段时间后，他不仅学会了使用摄影机，还掌握了修理摄影机的本领。

1935年，应夏衍之邀，吴印咸转入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故事片《风云儿女》(1935年5月在上海公映)等影片。1936年，他拍摄了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电影上映后轰动整个影坛，被誉为“中国影坛上一朵奇葩”。

在1935-1937年短短两年时间里，吴印咸就拍摄了4部电影。其中《风云儿女》和《马路天使》名噪一时，使他成为上海炙手可热的摄影师。

《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就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马路天使》则成就了一代名伶周璇，电影主题曲《天涯歌女》传唱至今。

为多位领导人拍摄肖像照片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吴印咸冒着生命危险，躲在上海的一栋高层建筑中，用镜头拍下了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从1937年10月27日到30日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有优势兵力的日军连续4昼夜猛攻的壮烈场景。他拍摄的内容成为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的组成部分，可惜这组底片和正片在送审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全部销毁，这成为吴印咸一生的遗憾。

1938年年初，吴印咸到香港拍片，刚到香港不久，他接到友人袁牧之从武汉发来的电报，要他速回武汉有事商量。原来，袁牧之准备前往延安，到抗日根据地拍摄《延安与八路军》，于是找到会摄影的吴印咸相助。当时国统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很少，普通民众了解不多，能深入延安拍片对吴印咸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

1938年9月，吴印咸到达延安，在刚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担任技术及摄影负责人。

1938年10月1日，吴印咸在黄帝陵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第一个镜头。该片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作品。

1939年，他拍摄了《白求恩大夫》的新闻素材片。

1941年，他拍摄了《延安各界庆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大会》《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国际青年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4部新闻纪录片。

1942年，他拍摄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上讲话的纪录片。他还作为电影界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担任会议摄影师。

1943-1944年，吴印咸摄制完成大型纪录片《南泥湾》，该影片是他在延安摄制完成并公映的唯一一部影片。

在延安的8年，吴印咸作为延安电影团的主要建设者和组织者之一，参与并领导了电影团从建立、发展到完成使命的整个过程和主要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8年也是吴印咸电影摄影和图片摄影创作的高峰时期。他拍摄了中国人民电影史上记录毛泽东同志形象的第一个镜头。1940—1943年间，他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任弼时、邓小平、贺龙、陈云、李富春、张闻天、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等领导人拍摄了肖像照片。

制作《赵一曼》《白毛女》等多部影片

1945年，他拍摄了关于中共七大的影片，为中共党史上留下了第一部党的代表大会的完整影像文献记录。

1946年10月，他参与筹建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任副厂长兼技术部主任，在此期间，他拍摄了故事片《桥》等。

1949-1954年，吴印咸在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主持制作了《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多部优秀影片。

1955年，吴印咸参加我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工作。1956年9月1日，国家任命吴印咸为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主讲摄影构图课程。

1958年，吴印咸拍摄了故事片《红旗谱》和影片《白求恩大夫》。

陈军 本文摘自《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

莫兰迪：那宁静和隐秘的气息

提起乔治·莫兰迪(1890-1964)，知道他的人会说，“噢，就是那个画了一排瓶子的画家”。是的，他不止画一张或几张这样的画，他画了一辈子瓶瓶罐罐，画瓶子的兴趣超过了娶妻生子。如果说柯罗一辈子唯一的情人是大自然，那么也可以说莫兰迪唯一的情人是那些瓶瓶罐罐。这些瓶瓶罐罐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奥秘？

莫兰迪没有画体积庞大的事物，尽管它们有一种天然的视觉吸引力。因此大海、高山之类的景观被他舍弃了，接着房屋也消失了，他挑了屋内最小的东西来画，就是那些瓶瓶罐罐。

莫兰迪远离了戏剧性题材，也就意味着远离了人，不管美的还是丑的。

莫兰迪甚至更决绝地放弃了鲜艳的色彩。有一种说法是他偏爱意大利家乡的颜色，那里的房屋建筑多为土色系。有人见过莫兰迪画画：开始时，他会先涂一些鲜艳的色彩，之后会用一层又一层的颜料把原本的鲜艳色彩覆盖住，最后，每一个色块都是灰暗的中间色。

试想，莫兰迪如果选择观者熟悉的表达方式，大家就很容易凭经验找到对应的事物，获得一种似曾相识的快感，但莫兰迪自愿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他不想靠那些熟悉的艺术语汇讨好人，也并非有意挑战观者的认知，他只是躲进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和自己的心灵对话，他更像一个隐匿在亚平宁半岛山间的画僧。

那莫兰迪到底想要什么？揭开这个谜底并不难，因为他自己已经说出了答案：“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

莫兰迪仅有的一次出国，是专程去苏黎世看塞尚画展，他也认同塞尚拒绝想象的观念。隐秘的气息是什么？这更难画，但莫兰迪自有主张，他毕生探求的就是普通事物的本质属性。他在1957年1月6日致友人的信件里写道：“现实世界对于我的启发在于空间、光线、色彩以及形式。”并且坚信“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更抽象，更不真实的了”。对此，我的理解是，这个隐秘的气息来自高度的抽象，可以说，“客观抽象”是莫兰迪艺术观念的显著标识。

莫兰迪的画平中见奇，如果采用单纯写实的方式，只会放大这些物品带给人的乏味感，但实际上，莫兰迪赋予这些事物强烈的个性与张力。在不同块面的排列组合中，这些“力量相互制约、相互抵消从而达到视觉的完美平衡”。除了在结构上着力外，莫兰迪更注重挖掘描绘对象的生命，如果看得仔细一点，你会发现莫兰迪画作的一个秘密就蕴藏在那条容易被忽视的瓶罐边缘线上，这条边缘线被莫兰迪有意处理成细微的波浪线，这样就使画面释放出了一种有节律的运动感。

同样，在背景处理上，也不是简单的平涂，而是通过“笔触的运转构造一个运动的空间，弯曲的轮廓线为物体赋予了生命感”。通过对块面、色彩和线条的处理，莫兰迪让单纯的堆积物瞬间有了生命的气息！

陆绍阳

本文摘自《看画小记》